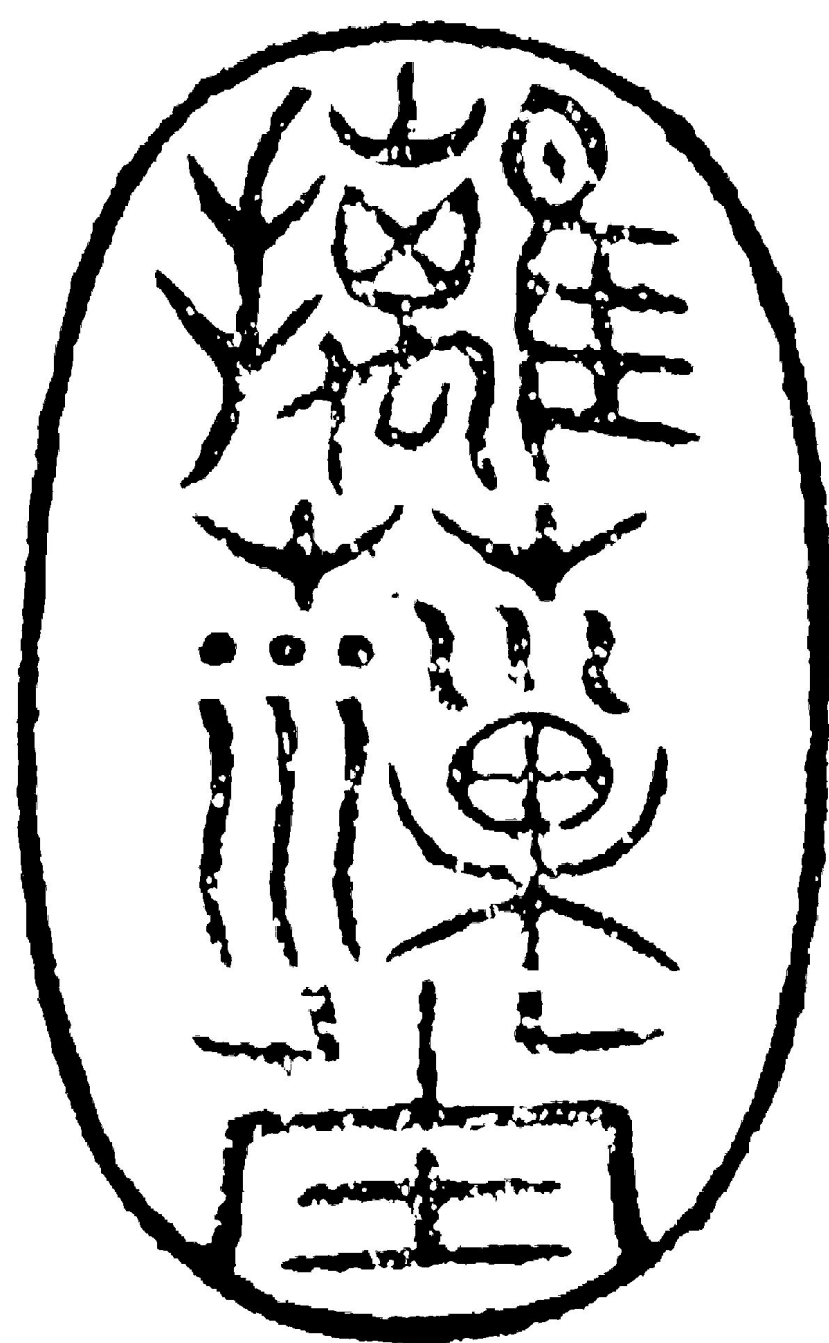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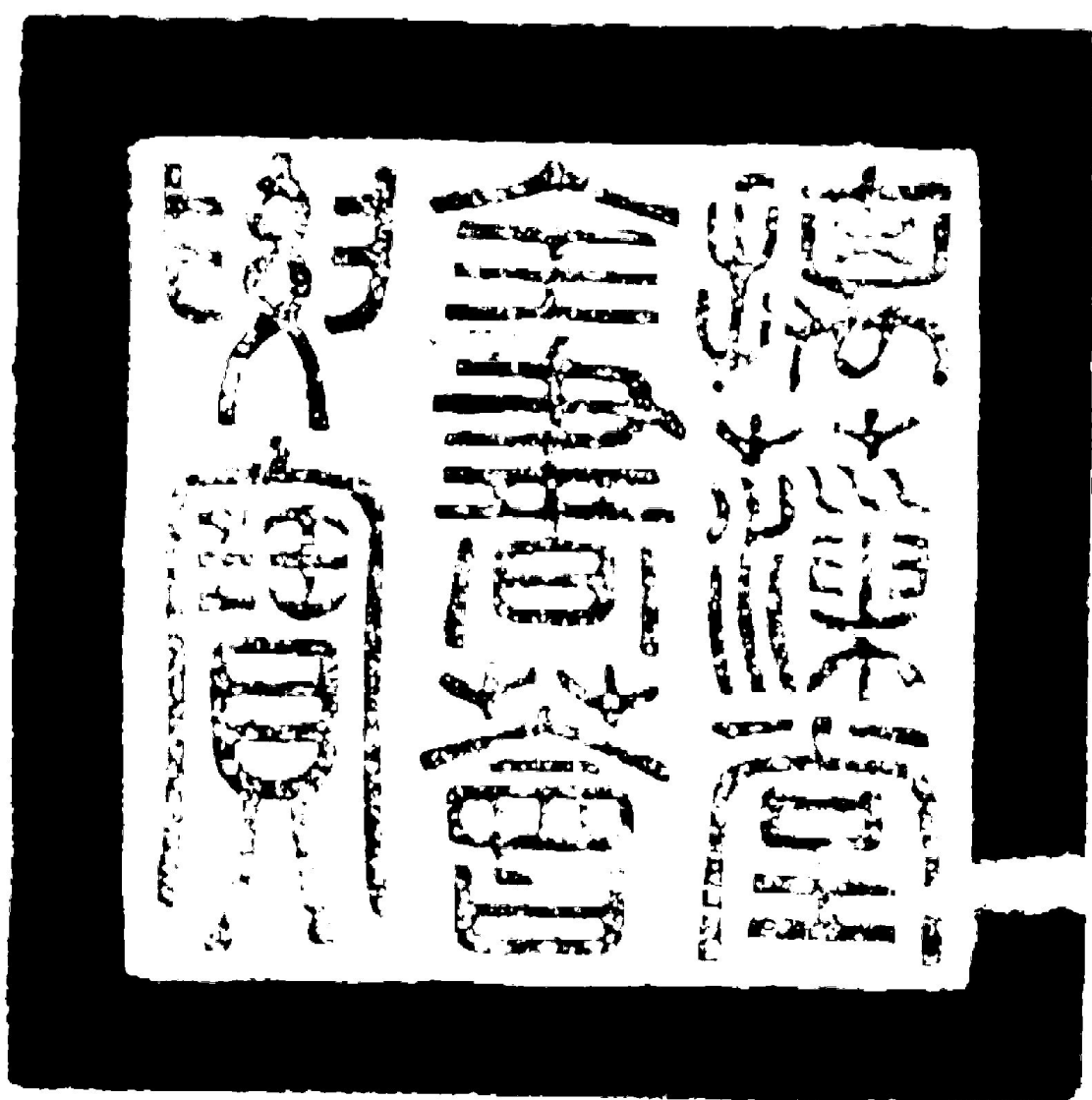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冊
正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	卷三十一至卷六十五（蜀志卷一至卷十五、吳志卷一至卷二十）	九七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蜀志卷一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九十四 史部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一

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 儉卻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

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

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畧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元元無聊呼嗟充野馬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

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善歐陽尚書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遷於長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一

安上封事遂稱疾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
諸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白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捷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

捷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

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

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

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

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

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捷

為楊戲捷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

輔臣贊

蜀志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一

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捷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軍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鑠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
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

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

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

馬騰營從馬求兵馬使校尉議郎河南龐義與馬通家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

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

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

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

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馬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龐瑒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

欽定四庫全書

劉闓璋將沈彌雲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雲進攻荆州屯胸臆如土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

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義與璋有舊又免

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以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義與璋情好攜隙趙韙

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

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

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宣為益州刺史徵璋

為卿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

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

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璋復遣別駕從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

事蜀郡張肅送吏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

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

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

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

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

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

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因說璋曰

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

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

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音墊

徒協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十六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

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

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

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明年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六

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

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

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

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

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

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

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

吳為御史中丞

吳書曰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受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

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

從義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即將是以璋二子之後

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

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

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

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

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

蜀志

七

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

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

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

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

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

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

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

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

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

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

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

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馬璋以枝

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

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一考證

之取益於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者為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

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疫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領兵華陽

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

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

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一考證

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曄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郾塢為陰獄以繫之○繫

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為

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艾

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

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要卷三千九百九十五 史部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

金失侯因家焉

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

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

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

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漢晉春秋

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

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

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

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

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
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
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
雙等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
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
尉典畧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
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二

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督郵以公
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

反五

棄官亡命

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
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

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
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
將吏卒更詰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
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
鞭杖百餘下欲殺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丘毅
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

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
年備嘗在京師復

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
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為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

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

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
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
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袁

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

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三

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

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

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

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

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

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

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鄆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英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吳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四

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

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

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

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散卒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

守下邳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

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

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

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

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

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

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

俱東助先主圖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五

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

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

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

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

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

也一震之威乃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可至於此也

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

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

李儼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

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

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

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即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

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

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

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六

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

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

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

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

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

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

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

備歸紹

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

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

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

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

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

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

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七

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

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解肉生慨然流

復騎解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

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可信用

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

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裏陽城西檀溪水中

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躍三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

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

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使拒夏侯惇于禁等

囊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

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

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此未足為恨也

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

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行漢魏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

典畧曰備過辭表比到當墓遂泣涕而去

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

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

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權遣周瑜程普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

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

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
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
日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
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
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十人與羽
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
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
後計江表傳之言當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
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十一

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

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

表吏士見堤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先主表琦為

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廬江雷

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

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於油口改名公安

京見權綢繆恩紀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

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

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

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

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

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

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

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

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

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已漢為曹操耳目

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

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

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

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

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

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

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

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

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

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

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

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涪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

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十一

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

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

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

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

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

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

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

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

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

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

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

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

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璋勅關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闚誦修以此益奇之

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卷二

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

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

益部耆舊雜記

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

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

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

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

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

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
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
主矣乃殺之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傳子曰初劉備
先主歎息焉戰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
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
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
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
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累三傑佐之何
為不濟也典畧曰趙雲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
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
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趙雲拒不受聽卓怒召欲
殺之觀者皆為戰懼而趙雲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
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
敢近者趙雲官收斂之三輔亂趙雲客荆州劉表以為賓
客曹公平荆州執趙雲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十四

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

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
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
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
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
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

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
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
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
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
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界先主令張飛進兵
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
成都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十五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
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
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
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曹公自
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
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